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蘭陵笑笑生撰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伍

第六九回至八〇回

第六十九回

文嫂通情林太太

王三官中詐求奸

信手烹魚覓素音

神仙有路足登臨

婦塔偶得任卿葉

彈月輕移司馬琴

桑下肯期秋有意

懷中可犯柳無心

黃昏悞入銷金帳

且犯羔兒獨自斟

話說文嫂兒到家。平安說。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稟報。西門慶正在書房中。和溫秀才坐的。見玳安隨即出來。小客位內坐下。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。來在外邊伺候着。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。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。進入裡面。向西門慶磕頭。西門慶道。文嫂兒許久不見你。文嫂道。小媳婦有。西門慶道。你如

金瓶梅詞話  
今搬在那裡住了。文嫂道：小媳婦因不幸，爲了場官司，把舊時那房兒棄了。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。西門慶分付道：起來說話。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。西門慶令左右多出去。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。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。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躑。文嫂道：就是大街皇親家，守備府周爺家，喬皇親張二老爹，夏老爹家，多相熟。西門慶道：你認的王招宣府裡不認的。文嫂道：小媳婦定門主顧。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。西門慶道：你既相熟，我有庄事兒，央煩你，休要阻了我。向袖中取出五兩，一定銀子與他。悄悄和他說，如此這般。你却怎的尋個路兒，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。我會他會兒，我還謝你。那文嫂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是誰對爹說

來。你老人家。怎的曉得來。西門慶道。常言人的名兒。樹的影兒。我怎不得知道。文嫂道。若說起我這太太來。今年屬猪三十五歲。端的上等婦人。百伶百俐。只好三十歲的。他雖是幹這營生。好不幹的最密。就是往那裡去。王大轉伴當跟着。喝有路走。逕路兒來。逕路兒去。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。他原在人家落腳。這個人說的訛了。到只是他家裡深宅大院。一時三老爹不在。藏掖個兒去。人不知鬼不覺。倒還許。說若是小媳婦那裡。窄門窄戶。敢招惹這個事。就在頭上。就是爹賞的這銀子。小媳婦也不敢領去。寧可領了爹言語。對太太說就是了。西門慶道。你不收。還自推托。我就惱了。事成。我還另外賞幾個綉段你穿。你不收。阻了我。文嫂道。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。上人着眼覷。就是福星。

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。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。回你老人家。西門慶道。你當件事幹。我這裡等着你。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。我不使小廝去了。文嫂道。我知道。不在明日。只在後日。隨早隨晚。討了示下就來了。一面走出來。玳安道。文嫂隨你罷了。我只要一兩銀子。也是我叫你一場。你休要獨吃。文嫂道。猴孫兒隔牆掠篩箕。還不知仰着。合着哩。于是出門。騎上驢子。他兒子籠着。一直去了。西門慶和溫秀才。坐了一回。良久夏提刑來。就到家待了茶。冠冕着。同往府裡。羅同知。名喚羅萬象。那裡吃酒去了。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。且說文嫂兒。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。到家歡喜無盡。打發會茶人散了。至後晌時分。走到王宣府宅裡。見了林太太。道了萬福。林氏便道。你怎的

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。文嫂便把家中倚報會茶。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。告訴林氏。林氏道：你兒子去。你不去罷了。文嫂兒道：我如何得去。只教文縉兒帶進香去便了。林氏道：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。文嫂便道：多謝太太布施。說畢。林氏叫他近前烤火。丫鬟拿茶來吃了。這文嫂一面吃了茶。問道：三爹不在家了。林氏道：他有兩夜沒回家。只在裡邊歇哩。逐日搭着這夥喬人。只眠花臥柳。把花枝般媳婦兒。丟在房裡。通不顧。如何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。林氏道：他還在房裡。未出來哩。這文嫂見無人。便說道：不打緊。太太寬心。小媳婦有個門路兒。管就打散了這干人。三爹收心。也不再進院去了。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。不容定不敢說。林氏道：你說的話兒。那遭見我不依你來。

你有話只顧說不妨。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。西門大老爹。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。家中放官吏債。開四五處舖面。段子舖。生藥舖。紬絹舖。絨線舖。外邊江湖又走標船。揚州與販鹽引。東平府上納香蠟。夥計王管。約有數十。東京蔡太師。是他乾爺。朱太尉是他舊王。翟管家是他親家。巡撫巡按。多與他相交。知府知縣。是不消說。家中田連阡陌。米爛成倉。赤的是金。白的是銀。圓的是珠。光的是寶。身邊除了大娘子。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。填房與他爲繼室。只成房頭。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。以下歌兒舞女。得寵侍妾。不下數十。端的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。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。正是當年漢子。大身材。一表人物。也曾吃藥養龜。憤調風情。雙陸象棋。無所不通。蹴鞠打球。無所不



曉諸子百家。折白道字。眼見就會。端的擊玉敲金。百伶百俐。聞知咱家。乃世代簪纓人家。根基非淺。又三爹在武學肄業。也要來相交。只是不曾會過。不好來的。昨日聞知太太貴日在還。又四海納賢。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。小媳婦使道。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。待小的達知老太太。討個示下來。請老爹相見。今老爹不但結識他。來往相交。只央免他。把這干人斷開了。使那行人打攪。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。看官聽說水性下流。最是女婦人。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。迷留摸亂。情實已開。便美。向文嫂兒較計道。人生面不熟。怎生好遮然相見的。文嫂道。不打緊。等我對老爹說。只說太太先央免老爹。要在提刑院遞狀。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。預先私請老爹來。私下先會一

會。此計有何不可。說得林氏心中大喜。約定後日晚夕等候。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。到次日飯時前後。走來西門慶宅內。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。家中無事。正在對門房子裡書院內坐的。忽有玳安來報。文嫂來了。西門慶聽了。卽出小客位內坐。令左右放下簾兒。良久。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。玳安知局。就走出來了。教二人自在說話。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。怎樣行。特結識官府。又怎的仗義疎財。風流博浪。說得他千肯萬肯。約定明日晚間。三爹不在家。家中設席等候。假以說人情爲由。暗中相會。西門慶聽了。滿心歡喜。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細段賞他。文嫂道。爹明日要去。休要早了。直到掌燈已後。街上人靜了時。打他後門首。扁食巷中。他後門傍。有個住

房的段媽媽。我在他家等着爹。只使大官兒彈門。我就出來引爹入港。休令左近人知道。西門慶道。我知道。你明日先去。不可離寸地。我也依期而至。說畢。文嫂拜辭而去。又回林氏話去了。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。一宿無話。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。午間戴着白忠靖巾。便同應伯爵。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。席布兩個唱的。西門慶吃了幾杯酒。約掌燈上來。就逃席走出來了。騎上馬。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。那時約十九日。月色朦朧。帶着眼紗。由大街抹過。逕穿到扁食巷。王招宣府後門來。那時纔燈以後。街上人初靜之後。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。遠把馬勒住。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。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。也是文嫂舉荐。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。但有

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眼。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外邊彈門，連忙開了門。見西門慶來了。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，帶着眼紗兒引進來。分付琴童牽了馬，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。那裡等候。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。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，便把後門关了。上了拴。由夾道內進內，轉過一層群房，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。傍邊一座便門閉着。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。原來有個听頭兒。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。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。掀開簾櫳而入。只見裡面燈燭熒煌。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。邠陽郡王。王景崇的影身圖。穿着大紅團就蟒衣玉帶。虎皮校椅。坐着觀看兵書。有若關王之像。只是髯鬚短些。傍邊列着鎗刀弓矢。遶門硃紅匾。上節義堂三字。兩

壁書畫丹青。琴書消酒。左右泥金。隸書一聯。傳家節操同松竹。報國勲功並斗山。西門慶正觀看之間。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。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。與西門慶吃。西門慶便道。請老太太出來拜見。文嫂道。請老爹。且吃過茶着。劉纒纒過太太知道了。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西門慶。身材凜凜。語話非俗。一表人物。軒昂出眾。頭戴白段忠靖冠。貂鼠暖耳。身穿紫羊絨鶴縵。脚下粉底皂靴。上面綠剪絨獅坐馬。一溜五道金釧子。就是個富而多詐。奸邪輩。壓善欺良。酒色徒。一見滿心歡喜。因悄悄叫過文嫂來。問他戴的孝是誰的。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。新近九月間沒了。不多些時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殺兒。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。出籠兒的鶻鶻。也是個快。

鬧的。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。文嫂催逼他出去。見他一見兒。婦人道。我羞答答怎好出去。請他進來見罷。文嫂一面走出來。向西門慶說。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。于是忙掀門簾。西門慶進入房中。但見簾幙垂紅。地屏上毡毯匝地。麝蘭香露。氣暖如春。綉榻則斗帳雲橫。錦屏則軒轅月映。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。身穿白綾寬袖祆兒。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筆。大紅宮錦寬襖裙子。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。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。深閨內合氈的菩薩。有詩爲証。

面膩雲濃眉又彎

蓮步輕移實匪凡

醉後情深歸帳內

始知太太不尋常

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。說道請太太轉上。學生拜見。林氏道

大人免禮罷。西門慶不肯，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。婦人亦叙禮相還。拜畢，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。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。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。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。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。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，紅漆丹盤，奉茶上來。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。丫鬟接下盞托去。文嫂就在傍開言，說道：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，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。央煩庄事兒。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。西門慶道：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。林氏道：不瞞大人說，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，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。小兒年幼，優養未。曾考襲。如今雖入武學肄業，年幼失學。家中有幾個奸詐不級的人，日逐引誘他，在外飄酒，把家事都失了。幾次欲待要往公

門訢狀。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。誠恐拋頭露面。有失先夫名節。今日敢請大人。至寒家訢其衷曲。就如同遁狀一般。望乞大人千萬留情。把這干人。怎生處斷開了。使小兒改過自新。專習功名。以承先業。寔出大人再造之恩。妾身感激不淺。自當重謝。西門慶道。老太太怎生這般說。言謝之一字。尊家乃世代簪纓。先朝將相。何等人家。令郎兩入武學。正當努力功名。承其祖武。不意聽信遊食子所哄。留連花酒。寔出少年所爲。太太旣分付。學生到衙門裡。卽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。令郎分毫亦可戒諭。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。庶可杜絕將來。這婦人聽了。連忙起身。向西門慶道了萬福。說道。容日妾身致謝大人。西門慶道。你我一家。何出此言。說話之間。彼此言來語去。眉目顧盼留情。不一時文。



嫂放卓兒擺上酒來。西門慶故意辭道：「學生初來進謁，倒不曾具禮來。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？」林氏道：「不知大人下降，沒作準備。」寒天聊具一杯水酒，表意而已。丫鬟篩上酒來，端的金壺斟美釀，玉盞泛羊羔。林氏起身捧酒，西門慶亦下席說道：「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。」文嫂兒在傍揷口說道：「老爹你且不消遲太太酒。這十一月十五日，是太太生日。那日送禮來，與太太祝壽就是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阿呀，早時你說今日初九日，差六日。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。」林氏笑道：「豈敢動勞。太人厚意，須臾大盤大碗，就是十六碗，熱騰騰美味佳餚，熬爛下飯，煎煨鷄魚，烹炮鵝鴨，細巧菜蔬，新奇菓品，傍邊絳燭高燒，下邊金爐添火，交杯換盞，行令猜枚，笑雨嘲雲，酒爲色胆，看看飲至蓮漏已